

張舜徽著

周秦道論發微

中華書局

張舜徽著

周秦道論發微

中華書

周秦道論發微

張 舜 徵 著

*

中 華 書 局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)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10 印張·179 千字

1982 年 11 月第 1 版 1982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 00,001—11,600 冊

統一書號：2018·196 定價：1.15 元

前言

近世治周秦諸子之書者，大抵校勘版本，詮釋文字之力爲多，而融會貫通、暢申大義之言甚少。自清代諸儒下逮並世勝流，作者衆矣。雖對詳審，考證精覈，使上世遺書譌然已解，其爲功固不細。然余以爲此特讀書首務耳，而非其終詣也。夫周秦諸子之言，起于救時之急，百家異趣，皆務爲治。雖各自成一家，不相爲謀；然亦有所見大合、殊途而同歸者。後人猶繹其書，但知其異而不見其同，猶不足謂善學也。余昔治周秦諸子書，而深疑道論之要，何以爲百家所同宗。反覆推尋，始悟無爲之旨，本爲人君南面術而發，初無涉于臣下萬民也。近人治哲學者，乃謂老子之言無爲，實欲返諸太古之無事。使果如此，必致耕稼陶漁、百工技藝，皆清靜無所事事，則乾坤或幾乎息矣，烏覩所謂後世之文明乎？故其說必不可通。余早歲嘗爲書數種，以暢發道論之要，近復有所增益，因裒爲一書，名曰周秦道論發微。其發微一篇，既爲友人取去，刊入中國哲學第三輯矣。而讀者紛紛來書，索觀發微之全。因出其稿付中華書局印行，亦欲以求教於當世耳。此書九卷，不成于一時，故彼此取材難免複見。原欲各書單行，是以並存無嫌。今既都爲一集，仍而未改，幸覽者諒之！

周秦道論發微

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五日張舜徽。

二

目錄

敘錄·····	一
道論通說·····	元
序·····	元
第一 闡明「道」與「道經」之名義·····	三
第二 闡明「一」即「道」之別名·····	四
第三 闡明周秦學者言主術同宗「道德」·····	五
第四 闡明西漢諸儒皆深識「道德」之要·····	六
第五 闡明荀子及偽尚書「危微」之語皆爲主術而發·····	四〇
第六 闡明兩書所稱「人心道心」猶禮記中之「外心內心」·····	四一
第七 闡明「危微精一」之本義·····	四二
第八 闡明「人心惟危」原理在南面術中之實際運用·····	四四
第九 闡明「道心惟微」原理在南面術中之實際運用·····	四四

第十 闡明莊子所稱「內聖外王」亦卽危微之旨

道論足徵記

老子疏證

序

略例

引用各種版本目錄

引用各家注說目錄

老子疏證卷上

老子疏證卷下

管子四篇疏證

序

引用各家注說簡目

心術上篇疏證

心術下篇疏證

白心篇疏證

二四八

二四四

二〇三

二〇〇

一九九

一九九

一六三

一〇三

一〇〇

九

六

三

三

七

六

內業篇疏證·····

二七

太史公論六家要指述義·····

二九

敘錄

道論通說（原名危微論）一卷，道論足徵記一卷，老子疏證二卷，管子心術上下、白心、內業四篇疏證各一卷，太史公論六家要指述義一卷，以上九卷書，是我多年來研究周秦道論時的心得紀錄。所闡發的既是同一內容，因合編爲周秦道論發微。這一研究工作，從一九四四、四五年之間便開始了。那時正值抗日戰爭期中，隨學校轉徙四方，不能多得書。我在教學餘暇，便努力溫習周秦諸子。着重涵泳白文，探求大義。對古代道家闡明人君南面術的言論，頗有領悟。認爲管子心術、白心、內業等篇，是這方面的代表作，有重新整理的必要，於是抽出來爲之疏證各一卷。又認爲西漢學者多能識得道家深處。而司馬談論六家要指，又是研究古代道家學說的一把鑰匙，學者必深通其義，才有人門處。於是自抒所得，寫成太史公論六家要指述義一卷。在綜合羣書、融會鉤稽的過程中，體會到荀子解蔽篇所引道經：「人心之危，道心之微」二語，和偽古文尚書大禹謨所云：「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」十六字，都是爲君道而發，却爲後世理學家們穿鑿傳會之說所歪曲了。於是寫成危微論一卷，以發揮它的本義。再博考經、傳、子、史，以及唐以前士大夫

們的議論，擇取其中足以印證古代人君南面術的一些材料，寫成道論足徵記一卷。近年又撰述老子疏證二卷，並對管子四篇疏證加以補充修改，成爲今本。

「道論」二字，可說是「道家理論」的簡稱。它的具體內容，便是「人君南面之術」。用「道論」二字來概括這種理論，在西漢初年，便已通行了。當淮南王劉安領導一羣知識分子寫成淮南子二十篇後，在要略篇裏說道：

「著書二十篇，則天地之理究矣；人間之事接矣；帝王之道備矣。」

又說：

「道論至深，故多爲之辭以抒其情；萬物至衆，故博爲之說以通其意。」

這「道論」二字，自然是指上文「帝王之道」說的；「萬物」二字，自然是包括「天地之理」、「人間之事」說的。其次，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，介紹他父親司馬談的學術本末道：

「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，受易於楊何，習道論於黃子。」

這裏所言「習道論於黃子」，正如史記李斯傳中所稱「從荀卿學帝王之術」一樣，學習的內容，是相同的。可知「道論」這一名詞的含義，在西漢學術界早已明確了。我的這幾種寫作，既是圍繞着周秦諸子中所談的南面術——帝王之術爲中心，而加以分析和闡發，來考明周秦時人所稱的「道」是什麼一回事，所以也就採用「道論」二字標題。

我的這幾種稿子，都是早年寫的，當時避難荒陬，沒有多書可供參考。當我寫管子心術、白心、內業等篇疏證的時候，手頭便只有戴望的管子校正，因之所採取的注說，便很有限。近年由郭沫若、聞一多、許維通合撰的管子集校既已出版，搜採廣博，給讀者帶來許多方便。這次重理舊稿，便從集校中擇取了不少精確之說，豐富了疏證的內容。不過集校徵引各書，偏重在校勘方面的意見，而不是全面收羅注釋方面的說解。我所寫的幾篇疏證，却着重在理論方面的闡發。有時集校所沒有收人的材料，反成爲我最需要的證說。所以我所取用的諸家之言，凡是不見載於集校中的頗不少，都是從原著中引來的。加以集校所收，亦不免有遺漏。例如傅山霜紅龕雜著中考證管子的札記，羅煥諸子學述中疏釋心術、內業等篇的言論，都沒有收。我也從這些書中擇取其精要之義，寫入了疏證。

至於太史公論六家要指述義、危微論、道論足徵記，都是早年的原稿，這次沒有多大的修改和加工。只是將危微論改爲道論通說以求淺明易懂。原來是文言文寫的，也就仍而不變。這幾種書，既同是討論一個問題——古代人君南面術的問題，自然有它們的密切聯系性。現在就我要首先說明的幾個問題，分幾部分談談：

一

春秋戰國之際，百家爭鳴，那樣多的學說蓬勃興起，當然有它的經濟基礎，是客觀現實

的具體反映，不是任何人主觀願望所能安排的。當百家爭鳴之時，都離不了爲當時的政治服務，雖各有一套議論主張，彼此有同有異，但他們的任務和目的，從總的方面來看，却是統一的。他們的目的，不外想拿各人自己的一套議論主張，游說諸侯，乘機爬上統治地位，成爲最高統治者周圍的顯赫人物。他們的任務，不外想拿各人自己的一套議論主張，實行於當時，來鞏固統治者的權位，維護統治與服從的社會秩序。包括孔子在內，也自然不能例外。我們只看孔子平日所說：

「苟有用我者，期月而已可也，三年有成。」〔論語子路篇〕

又說：

「如有用我者，吾其爲東周乎！」〔論語陽貨篇〕

這是何等急於求用於世的心情。他的目的，還不明白嗎？當齊景公問政於他的時候，他答道：

「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」〔論語顏淵篇〕

這分明是要正名分，把等級制度鞏固起來，用以維護統治與服從的社會秩序。他的任務，還不清楚嗎？儘管過去二千多年間封建學者們把孔子的汲汲皇皇，周游列國，說成是「求行其道」。結果沒有爬上統治階級的高位，說成是「其道不行」。這裏面「行其道」的實

質是什麼？在今天是很容易明白的。史記儒林列傳說：

「仲尼千七十餘君無所遇。」

孟子荀卿列傳說：

「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、慎到、環淵、接子、田駢、騶奭之徒，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。」

司馬遷論述諸子百家的興起，率不外一個「干」字，他們當時能够爭先恐後地去干求時君世主，當然是有他們的一套本錢的。孔子的本錢比較雄厚，而以他所提出的正名分的主張，為最有助於鞏固當時統治者的權位。所以當漢武帝初年建元、元封之間，司馬談論六家要指時，便肯定：

「儒者，……其序君臣父子之禮，列夫婦長幼之別，不可易也。」

同樣，司馬談也肯定陰陽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，墨者彊本節用不可廢，法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，名家正名實不可不察，這些都是從維護和鞏固統治者的權位來看問題的。司馬談對以上五家各道其短長，但取一端以為重。至於談到道家，便反覆贊歎不已。既說：

「道家使人精神專一，動合無形，瞻足萬物。其為術也，因陰陽之大順，采儒、墨之

善，撮名、法之要，與時遷移，應物變化，立俗施事，無所不宜。指約而易操，事少而功多。儒者則不然，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，主倡而臣和，主先而臣隨。如此，則主勞而臣逸。至於大道之要，去健羨，絀聰明，釋此而任術。夫神大用則竭，形大勞則敝，形神騷動，欲與天地長久，非所聞也。」

又說：

「道家無爲，又曰無不爲。其實易行，其辭難知。其術以虛無爲本，以因循爲用。無成勢，無常形，故能究萬物之情。不爲物先，不爲物後，故能爲萬物主。有法無法，因時爲業；有度無度，因物與合。故曰：『聖人不朽，時變是守。』虛者，道之常也；因者，君之綱也；羣臣並至，使各自明也。其實中其聲者，謂之端；實不中其聲者，謂之竅。竅言不聽，姦乃不生。賢不肖自分，白黑乃形。在所欲用耳，何事不成。乃合大道，混混冥冥。光耀天下，復反無名。凡人所生者神也，所託者形也，神大用則竭，形大勞則敝，形神離則死。死者不可復生，離者不可復反，故聖人重之。由是觀之，神者，生之本也；形者，生之具也。不先定其神，而曰我有以治天下，何由哉！」

這樣的推崇道家，並且從而加以發揮，分明是從最高統治者南面術的角度來看問題的。他認爲只有道家所提供的「南面術」爲最全面，是人君臨馭天下的最原則的東西。其

他各家所提供的，僅是一些片面的具體辦法而已。徒有一些具體辦法而沒有總的原則，那就使得人君勞於治事而收效不大。甚至會傷損人君的形體精神，連生命都不可長保。司馬談所以贊歎道家，便因為道家明確地指出了這裏面的道理，勸人君不要親理庶務，要做到垂拱而治。此中關鍵在人君能够虛靜其心，收斂聰明，儘量利用臣下的才智，而不現露自己的才智，以達到「無爲而無不爲」的境地。淮南子原道篇說：

「所謂無爲者，不先物爲也；所謂無不爲者，因物之所爲。」

這裏所提的「物」，是指臣下，指羣衆。（猶衆論謂之物議，衆望謂之物望。）意思是說，最高統治者遇事不要先動手，儘量分任臣下去做，等到臣下們做出了成績，便成了自己的成績，以成「無爲而無不爲」之治。這自然是「南面術」的核心。也就是古代統治者臨馭天下的最高原則。這種原則，古人稱它爲「道」。淮南子汜論篇說：

「聖人所由曰道，所爲曰事。道猶金石，一調不更，事猶琴瑟，每弦改調。故法制禮義者，治人之具也，而非所以爲治也。」

根據這一理論，來分析論六家要指，那末道家所提供的那一套，在西漢學者心目中，便是一調不更的「道」，是最根本的東西。其餘五家所提拱的，只是每弦改調的「事」，是比較枝葉的東西。無怪他們把道家理論提得很高了。由此可見，司馬談論六家要指，實是一篇

政治論文，而不純是學術論文。漢初，道家之說盛行，司馬談曾親從黃子學習了那一套理論，所以他談起來頗能深入。後人研究道家學說，也必由此入門，才能窺其闡奧。其次，漢書藝文志諸子略也說：

「道家者流，蓋出於史官，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，然後知秉要執本，清虛以自守，卑弱以自持，此君人南面之術也。」王念孫說：「君人」當爲「人君」之訛。

這裏所提出的「此君人南面之術」，一語道破了道家學說的全體大用。給予後世研究道家學說的人以莫大的啟發和指示，應該算得是一句探本窮源的話。我們沒有理由不重視它。漢書藝文志，是以劉歆七略爲底本改編而成的。其中各部類的敘論，絕大部分都是七略中輯略裏面的原文，像上面所舉介紹道家的一段話，也自然不能例外。那些話並不是劉向、劉歆父子校書時，專憑主觀臆造出來的。而是在西漢學者們人所共知的理論基礎上提出來的。西漢學者，自司馬談、司馬遷、董仲舒等都精通道家之學外，卽如劉向的父親劉德，史稱其「少修黃老術，有智略」。見漢書楚元王傳。那末，劉向、劉歆家學相承，自然也懂得道家學說的主旨和作用。所以七略裏介紹道家學說「此君人南面之術」的那句話，無疑是西漢學者們共同的認識。劉歆既寫入七略，保存了這句極其寶貴的名言，應該被後人看成研究道家學說的指針。

何謂「南面術」？這便首先牽涉到了古代房屋的建築。我們祖先造房子，無論統治階級的宮室或勞動人民的住宅，都是坐北朝南。冬天可以避寒，夏天可以迎風。這種傳統習慣，大約已有幾千年了。由於房屋都是南嚮，尊長大半坐在正中，面向南方，卑幼自然面向了北方。「南面」、「北面」的名稱，因之而起。春秋繁露天辨人在第四十六說：

「當陽者，君父是也。故人主南面，以陽爲位也。陽貴而陰賤，天之制也。」

這種解釋，自然是封建學者唯心的歪曲的說法，不足爲據。不過「南面」二字見之經傳，是很早的。孔子曾稱：

「無爲而治者，其舜也與！夫何爲哉？恭己正南面而已矣。」論語衛靈公篇。

這是就古代天子言。其實諸侯統治一國，也有「南面」之稱。孔子又稱：

「雍也可使南面。」論語雍也篇。

何晏論語集解引包咸說：「可使南面者，言任諸侯治。」這便是諸侯可稱「南面」的例證。大約在我國古代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統治者，都有「南面」之稱，「南面術」便是他們怎樣駕馭臣下、壓制人民的一套手法和權術。這種術，周秦古書中，名之爲「道」；古代有人把這種術的體和用，總結出了一套有系統的理論，便是「道論」；宣揚這種理論的，便是「道家」。